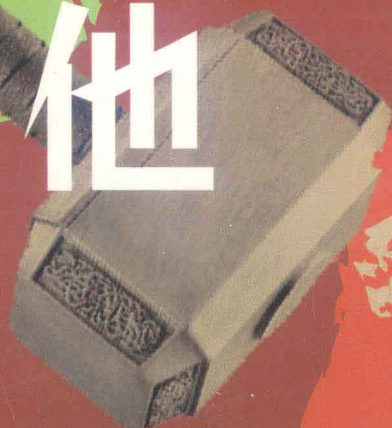


〔美〕威廉·迪特里希 著 黄宝华 译

〔伊生·盖奇〕历史探险系列

达科他密码



The Dakota
Cipher
William Dietrich



The Dakota
Cipher
William Dietrich

 上海文艺出版社

达科他 密码

「美」威廉·迪特里希 著 黄宝华 译

「伊生·盖奇」历史探险系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达科他密码/(美)迪特里希著;黄宝华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伊生·盖奇历险系列)

ISBN 978-7-5321-5108-0

I. ①达… II. ①迪…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当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0766 号

The Dakota Cipher: An Ethan Gage Adventure

© 2009 by William Dietrich

Arranged with Harper, an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through Bardonia-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 2014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3-741

责任编辑:夏宁

特约策划:邱小群

封面设计:韩捷

达科他密码

[美]威廉·迪特里希 著

黄宝华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总发书处经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75 字数 303,000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108-0/I·4025 定价:35.00元



加 拿

北方的红河

雪延尼河

圣路易河

苏必利尔湖

大运输道

麦金纳克岛

路易斯安那

密西西比河

伊生的旅程

密歇根湖

密苏里河

美

圣路易

俄亥俄河

0 200 英里



大

圣劳伦斯河

蒙特利尔

波士顿

休伦湖

安大略湖

伊生的旅程

伊利湖

底特律

阿勒格尼河

纽约

伊生的旅程

匹兹堡

费城

国

莫农加希拉河

巴尔的摩
华盛顿

波多马克河

第一章

在我看来，以为仅仅是我巩固了拿破仑的权力并且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这显然不是确凿之论。我的确帮助他出谋划策，定下了翻越阿尔卑斯山并迂回包抄奥地利人的主意，进而又不得不在马仑果战役中出力助他扭转危局，转败为胜——但说实在的，我所起的作用有点事出偶然。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添油加醋地夸大一个人的作用确实能让淑女们听得津津有味，并且像我伊生·盖奇这么个直言不讳的典范，当这样做正适合我的目的时，我往往就会夸夸其谈，言过其实，尤其在事关床第之欢的时候。

但是，如下的看法倒也是事实：我在意大利北部恰逢其时的效力为我赢回了波拿巴的恩宠，我的亲和的魅力使我在与美国外交使节打造莫特封丹条约时大派用场，而我的浪荡名声又让我在庆贺这一公约签署的那场珠光宝气的古堡聚会上占得了一席之地。在那儿，我设法参与到那种新型的轮盘赌的娱乐中，还被诱使去跟拿破仑的已出嫁的妹妹闹出了一场幽会风波，并且再挤出足够的时间去惹是生非，险些在焰火中丧生。我可以向女人们吹嘘我的经历，但没有男人会因我不够忙碌而怪罪我。

不幸的是，我那不加检点的夸夸其谈还打动了一位半疯半傻的挪威人，他致使我加入一次可疑而神秘的探险中，去探索一片远离舒适世界的大陆——再次证实了虚荣带来危险，而谦卑才是明智之道。最好是闭口

不言,宁愿让人怀疑你是个傻瓜,也不要张开嘴巴来确认你的愚蠢。

噢,可是葆琳·波拿巴的胸脯在她那迷人的长裙下高高耸起,活像两只白色的枕头,她兄长的酒窖曾使我神魂颠倒,而且当有权势的人敦促你去分享你的业绩时,你很难不承认你在引领历史的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尤其当你在赌桌上从众人手里赚得一百法郎的时候!摆出一副不可一世或者聪明过人的架势,能让那些输钱的冤大头们感觉好过一点。因此我一个劲儿地喋喋不休,在一旁窃听的那个挪威人蓄着一蓬火焰色的胡须,怀着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在窥探我。而我自己的眼神则在向葆琳挑逗,了解她对丈夫夏勒·勒克莱尔将军的忠诚就如同满月时分巷子里的一头野猫一样。这个风骚娘们有着维纳斯般的美貌,又有着下等酒馆中水手的敏锐目光。无疑她在向我抛媚眼。

那是一八〇〇年的九月三十日——或者按照“法兰西革命历”,是第九年的葡月八日^①。拿破仑宣告革命已经终结,他本人就是其圆满成功的象征,我们都期望他能很快废弃那令人讨厌的十天一周的历法,因为有传言说,他正试图与教皇达成一项让天主教士回归的协议。没有谁会向往安息日的礼拜,但我们全都怀念那悠闲懒散的星期天。不过波拿巴依然在摸索行事。他仅仅在大约十个月之前才取得政权(部分归因于我在一座废弃的城市中发现的那部神秘的《透特之书》),并在马仑果一战中险获胜利。了结了法兰西与美利坚之间的麻烦——我的国家在与法国战舰的交手中赢得了若干漂亮的胜仗,给法国的船运造成了重创——是他迈向巩固统治的又一步。毕竟,我们这对相互争斗的国家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共和国,虽然拿破仑的专制作风在法国扭曲了它的定义。终于缔结了和约!法兰西的权贵精英为了这次庆祝活动都纷纷在莫特封丹显身

① 葡月(Vendémiaire):又译“葡萄月”,即法兰西共和历的一月,相当于公历9月22、23或24日至10月21、22或23日。

露脸,这绝非出于偶然。没有哪位英雄豪杰能比波拿巴更出色地将其缔造和平的伟业昭告天下。

莫特封丹是巴黎以北大约三十五公里处的一座优美的古堡。换句话说,它地处暴民们的视域之外,其距离足以让法兰西的新头儿们在此隆重聚会,而他们正是被这些暴民拥戴起来的。这幢建筑是由波拿巴的兄弟约瑟夫购置的,而与会者中无人敢指责说,对于大革命的继承者来讲它未免有点炫耀奢华。当时拿破仑年仅三十一岁,是我所遇到过的最能洞察人性的人,他不失时机地将一些皇家的服饰标识归还给了法国,这些东西自从国王路易被砍脑袋以及该国的花边制造商们上了断头台之后就消失殆尽了。如今又允许发财致富了!雄心勃发吧!高贵典雅吧!在恐怖年代遭到禁止的丝绒服饰不仅被获准穿戴,而且可以制作得华丽时尚了。假发或许只是上个世纪的一种遗存,而金灿灿的军服穗带在这种场合则是必不可少的。赏心悦目的场地上聚集了新的权贵要人,新的妖娆女子,充足的绫罗绸缎使巴黎的服饰店又热闹了起来,虽然是按更传统的、共和派的方式。拉法耶特^①与拉罗什富考德^②邀请了住在巴黎的每一位出人头地的美国人,甚至有我。我们加起来共有两百人,我们都为美国的胜利和法国的美酒飘飘然起来。

波拿巴坚持认为,这次庆祝活动的组织者让-埃蒂纳·德斯波在创纪录的时间里达到了完美境界。相应地,这位著名的庆典活动的主帅还聘用了建筑师塞勒里埃重新翻修了剧院,从法兰西喜剧院抽调人员,组团演出了一个表现跨大西洋关系的猥亵短剧,还安排了一场焰火表演,对于它

① 拉法耶特(Lafayette):又译“拉斐德”,法国贵族(侯爵)、军人、政治家(1757—1834),支持美国的独立战争,并参加了约克镇战役。

② 拉罗什富考德(La Rochefoucauld, 1747—1857):法国贵族,公爵,全名为佛郎索瓦·亚历山大·弗里德利·德·拉罗什富考德(François Alexandre Frédéric de La Rochefoucauld),政治家,社会改革家。

我不久将彻底弄明白其中的原委。

三张巨大的桌子摆放在“柑橘园”中三个相邻的房间里。第一个房间是“联盟厅”，正面墙上悬挂着一幅大西洋的图卷，图的一边是费城，另一边则是勒阿弗尔^①，介于中间的海洋其顶端被一位凌空的半裸女子占据了，她的指间持有橄榄枝，表示她象征了和平。为什么这些欧洲的绘画中浪荡女人们总要宽衣解带，我闹不明白，但我必须说，我自己那个更古板的美国不妨效法一下这个习俗。挨着墙壁堆放各种花朵、枝叶以及一些华而不实之物，数量之多足以燃起一场森林大火。

另外的两个房间里分别陈放着我的已故导师本杰明·富兰克林以及新近去世的乔治·华盛顿的胸像。在户外的庭院里树立着一座方尖碑，上面缀有分别代表法兰西和美利坚的象征性人物，整个庆典都用三色的旗幡装点了起来。玫瑰花瓣飘浮在池塘和喷水池的水面上，租借来的孔雀在草坪上昂首漫步，炮兵们在鸣响礼炮。我仿佛觉得德斯波已经赢得了他的钱财，至于我，终于置身于朋友之中了。

应约瑟夫·波拿巴的请求，我随身带来了我在耶路撒冷帮着打造的那杆长来复枪，一个名叫纳贾克的卑鄙窃贼曾糟践过它，但我用填弹杆捅穿了他的心脏，结束了他的性命，后来我又花了二十法郎修整了枪托，恢复了它的光洁。如今我当众展示了这杆枪的精准度，我在百步之外击碎了一只茶杯，在两倍这样的距离外连续五次击中了一个骑兵的胸甲，对那些听任毛瑟枪任意散射的军官们来说，这样的穿透力让他们叹为观止。当不止一个士兵在议论这枪装弹的时间过于冗长时，他们也说到，这也可以解释在北美战事中的我们的边境开拓者们为何能有令人生畏的精准枪法。“一杆猎枪，”有一位上校评判道，所言不失中肯。“携带方便，射击贼准。可是瞧瞧那狭窄的枪管子！一个刚入伍的新兵会把这美人儿给毁掉

① 勒阿弗尔(Le Havre)：法国北部城市，濒临英吉利海峡。

的,就像砸碎一件瓷器。”

“那就学着小心地呵护它。”我知道他言之有理,这杆枪在大部队的战斗中并不实用。来复枪在射击了六次之后就会塞满火药的残渣,而更简陋的毛瑟枪在傻瓜的手里都能连续地射击——事实也确是如此。一杆长来复枪是狙击手的利器。于是我再次发射,这一次是在五十步之外,子弹穿透了一枚金路易。俏丽的女宾们鼓掌欢呼,挥动扇子,身着制服的男士们从枪筒口往下窥视,猎狗们叫唤着,疯狂地绕着圈奔跑。

在九月的那个下午,拿破仑在夕阳的余晖中驾临了,他的敞篷马车由六匹白马牵引着,头戴金色帽盔的骑兵踩着“得得”作响的节拍,护卫在左右,大炮在轰鸣致礼。在后面一百步的地方,他的妻子坐在一辆珍珠般闪光的象牙色的车辇里,尾随而行。他们大模大样地停了下来,高头大马喷着鼻息,在豌豆般的砾石上撒尿,此时身着号衣的仆役上前来打开车门,近卫军们“啪”地一下立正致敬。波拿巴下得车来,穿着他的贴身侍卫所穿的那种制服,那是一种带有红白两色领子的蓝色军服,身佩一剑,剑鞘上缀有金银丝编织成的角斗勇士和倚身斜靠的女神。他一点不趾高气扬,相反显得和蔼可亲:赢得金字塔和马仑果两场战事的胜利者的荣名就足以说明一切了!假如没有一点儿魅力,你是不可能跃升为第一执政官的,拿破仑能够魅惑头发灰白的军士,沙龙中的淑女,密谋策划的政客,以及科学家们,他们轮流交替地——或者,在需要的情况下,大家同时都受到诱惑。这天晚上他那蓄意筹划出来的亲和姿态大大地展现了一番。他对拉法耶特表现出一派谦恭,这位将军曾帮助我的国家赢得独立,他还引领美国和平使团的成员们去观赏各个园林,就像一位乡间绅士那样。终于,时钟敲响了六点,外交大臣夏勒·莫里斯·德·达累朗-贝瑞果尔^①召

① 夏勒·莫里斯·德·达累朗-贝瑞果尔(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erigord, 1754—1838):法国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驻英大使,拿破仑称帝后秘密勾结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反对拿破仑。

唤我们去听条约文本的宣读。

约瑟芬也从她的车子里跳了出来，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不让自己皱眉头。权势给她增色不少，这我必须承认，虽然她从来算不上十分漂亮（她的鼻子有点尖得过头，她的牙齿也有点黯然失色），但她比以往却更具魅惑的魔力了。她炫示着一串珍珠，据说花了二十五万法郎，是她哄骗国家财政部的官员们做了假账才弄到手的，这样就可让资金的缺口躲过波拿巴的审查。而外人也没有谁为这些珠宝来妒羡她。在她丈夫心情轻松活泼的时候，她在这一类的聚会场合往往举止得体，她露出真诚的笑容，仿佛每位宾客的快乐都是她所特别关心的。由于我出手相助，她在欺骗了拿破仑之后总算躲过了离婚一劫，几年之后又将荣登王后之位。可是这个忘恩负义的婆娘背叛了我和我的埃及情人阿丝蒂莎，竟然把我们俩投入圣殿监狱作为报复，正因为我没有宽恕她，我冒险去和波拿巴的妹妹葆琳苟合才莫名其妙地显得更有诱惑力。我想去操一个波拿巴家的人，就像我被操过一样。我曾经被戏弄过（不是第一次），约瑟芬势必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出场亮相，她笑容可掬，仿佛已中了革命的头彩，但对我来说，这不过是晴空丽日中飘过的一丝浮云。她在恐怖年代沦为寡妇，于是就将宝押在了那位年轻的柯西嘉人身上，竟然意想不到地入主杜伊勒里宫。

如果说约瑟芬勾起了我对与阿丝蒂莎分手的痛苦回忆的话，那么美国使团的态度倒令我倍感荣耀，他们征求我的建议，毫不吝惜地当众表达谢意。奥立佛·埃尔斯沃兹曾参与起草我国的宪法，在担负此次外交使命之前，他出任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还有两位比尔^①几乎是同样卓有名望：一个是威廉·理查逊·达维，他是“独立战争”中的一位英雄；另一个是威廉·万斯·穆瑞，他原为马里兰的众议员，如今是驻尼德兰的大使。

① 比尔(Bill)：原为威廉(William)的昵称，此处是指下文提到的两位名威廉的人物。

这三个人全都甘冒遭受外交冷遇的风险——之前的使节们就曾遭此处境——指望以此来拯救约翰·亚当斯^①总统日渐衰微的政局。我，作为他们的顾问，更为年轻、粗野，还是一个失意落魄的探宝者、赌徒、神射手、冒险家，莫名其妙地竟然在新近发生于埃及和圣地的战事中纵横捭阖于法兰西和不列颠两国之间。但我也曾一度当过已故的伟大的富兰克林的助手，给自己博得了一个日益响亮的“电气师”的名声——最主要的是——在波拿巴乐意倾听的时候，能得到他的关注。我们俩都是无赖汉（拿破仑不过略胜我一筹），他信赖我，视我为投机取巧的同道。正人君子难以被驾驭，而像我们这样怀着自私自利的常情的人则更易被人揣度。因此在马仑果战役后，我就参与到了居间调停的行列中来，在达累朗和不耐烦的美国人之间来回奔走，如今我们为了缔造和平来到了此地。

“盖奇，我喜欢你的一点是，你总是关注切实可行的事情，而不在于什么前后一贯。”波拿巴有一回低声私语道。

“至于我喜欢你的是，第一执政官^②阁下，你很开心地利用一个敌人，你也同样很快乐地能将他毁掉。”我兴冲冲地回答道。“你一直想方设法要处死我，哈，三次还是四次？现在我们又见面了，成了缔造和平的伙伴。”“人世沧桑真是奇妙无比，”那位英国上尉锡德尼·史密斯爵士曾对我这么说过。

“不是伙伴。我是雕塑家，你不过是区区一件工具。可我还是挺看重我的工具的。”

此话算不上是恭维，但这个人的魅力部分就在于他那直率的、有时甚至是笨拙的真诚。他会指出某某女士的服装太过花哨，或腰身过于粗大，

① 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1735—1826）：美国第一任副总统，第二任总统（1797—1801），曾领导撰写《独立宣言》。

② 第一执政官（First Consul）：拿破仑于1799年11月9日（雾月18日）发动政变，解散督政府，迫使立法团选举执政三人，拿破仑自任第一执政官，大权独揽。

因为他喜欢女性保持身材苗条，举止端庄，衣着素净，显然这是构成少女朦胧之美的部分要素。他这种作派也没造成什么麻烦，因为他的权力本身就是一种色欲的催化剂。至于我，这时就在学着怎么做一个外交官。“我也很欣赏你那工具箱，就是巴黎。”

在兴致好的时候，我还是能奉承一下凑凑趣的。在杜伊勒里宫的拿破仑的房间里，摆放着各种宏伟的规划蓝图，它们要让他的这座城市成为世上最华丽的大都会。剧院在新政府的资助下正一派兴旺，税收和民事的法规正在全面修订，经济正在复苏，奥地利人已被击败。甚至连婊子们都打扮得更漂亮了！此人确是无赖中的佼佼者，设有赌局的沙龙中挤满了新来的赌客，以至于我竟能从醉汉和笨蛋的手里赢了不少，使我那可怜的一点点薪水得到了补充。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以至于我本该爬进一个洞去并作好准备来应对最坏的结局的，但乐观主义就像美酒，它促使我们去寻机冒险。

我就这样来到了第一执政官兄弟的这座法兰西古堡，在我的美国弟兄们看来尚不失体面，并且我还带着学者的某种光环，在一七九九年法军围困圣地的亚柯城时我利用一条充了电的链子给攻城的士兵们上了电刑。我这样做是在帮英国人的忙，不是在给法国人出力，这一事实似乎没讨人厌，因为一开始我就被看成是个没有可靠的忠诚或信念的人。人们谣传我杀了一个妓女（纯粹胡言），还烧死了一个巫师（千真万确，可那是他自找的），这反倒增添了我的迷人魅力。在这中间还有我的长枪，我的小斧头，我居然博得了这样一个名声：骨子里我是个危险人物，没什么比这更能激起一位淑女脖子上的红晕了。

在那没完没了的演讲中间（我的名字还真的被两度提到呢），我始终得意洋洋地坐在那儿，拼命地享用这顿盛宴，大快朵颐，因为平常我是消受不起这些美味佳肴的。当与人谈及我的冒险经历时，我摆出一副谦恭低调的模样，尽管这些经历造就了我某种妖魔式的，或至少有着奇妙的金

刚不坏之身的名声。许多美国领导人是共济会员，圣殿骑士的理论和古代的秘事传闻深深吸引着他们。

“有关这些古老的神灵和古时的道义，比起当今的科学家所提供的也许更有道理。”我神气十足地说道，仿佛我对所说的话题了如指掌。“还有不少秘密值得去发现，先生们，奥秘尚有待揭示。”接下来我们加入为献身自由的烈士们祭酒的行列中，最后终于从仪式中脱出身来。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我期盼着度过一个有着赌博、跳舞和性的征服的夜晚。

音乐奏响了，我四处游逛，像我这么一个美国佬，面对法国建筑的富丽堂皇，我只有惊呆了的份儿。莫特封丹使得我在故土所见识过的豪宅仿佛成了马厩，约瑟夫丝毫不吝惜钱财——现在他这一伙已经把手直接伸到了法兰西的国库——他把它修得更华丽了。

“壮观，但跟我们为总统新建的府第也没多大差别。”一个声音在我身边低语道。

我转过身来，原来是达维，他用香槟祝酒之后显得亲切温和，他相貌英俊，毛发浓密，蓄着羊排式的颊须，有一个强劲的刀劈似的下巴。他正当四十来岁，看上去比我要大十好几岁。

“是吗？如果他们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之间的沼泽地上造出这么一处宅子，那说明我的国家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

“总统的府第事实上是根据爱尔兰的一幢政府大楼的模样建造的——它原先是共济会的一所会堂，我了解的——是的，对一个新兴国家来说，它确实够气派的了。”

“他们拿共济会的房子给总统住？这个主意真不寻常，在一个荒僻地带的中心建一座首都！”

“事实就是这样，那是个偏远之地——靠近华盛顿的家园——唯有如此，才可能达成政治上的一致。政府正迁往一块树桩子多过雕像的地方，而我们的首都华盛顿，或者说哥伦比亚特区，就将在那儿拔地而起。我们

的国家从列克星顿和康科德两场战斗以来^①，人口已经翻倍，对印第安人的胜利已经开拓出俄亥俄的疆土。”

“法国人说，他们像兔子似的在交配，而我们美国人则像它们那样在产仔。”

“盖奇先生，你是铁了心要飘泊海外的吗？”

“达维先生，我更是创建出这座城堡的这一文明的坚定崇拜者。我并不一直喜欢法国人——我本人还跟他们干过一仗，在亚柯——但我喜爱他们的首都，他们的食品，他们的美酒，他们的女人，就眼下来说，就是他们的房子。”说时我从一张桌子上捡起一样新鲜玩意儿，那是一种制作精巧的硬巧克力小方块，它取代了原先从杯子中饮用的液汁。一些别出心裁的意大利人将这款美味制成了块状，而法国人则使它风行起来。我明白这些东西很快能转化成财富，所以我就抓了一把塞进了口袋。

好东西，因为它们即将拯救我的性命。

^① 列克星顿和康科德两场战斗(the Battles of Lexington and Concord):美国独立战争中最初的两场战斗，英军受创，此战大大鼓舞了美国人的士气。

第二章

“那么，你就不打算返回故土了吗？”达维问我。

“坦白地说，我曾打算过的，但后来我卷入了拿破仑近来在意大利发动的战争，又参与了这些谈判。机会还没有来临，也许我待在法国能为我的国家作出更多的贡献。”我迷上了这块国土，就像富兰克林和杰弗逊^①被它吸引过那样。

“确实。而且你还是个富兰克林的门徒，不是吗？你不是电气科学方面的新专家吗？”

“我做过一些实验。”其中包括在一座废弃的城中操纵闪电，以及为点燃我的头号敌手而让自己变成一个摩擦生电的电池，但我没再把这些吐露出来。谣言四处流传，它们足以让我声名鹊起。

“我这么问，是因为我们代表团碰到了一位来自挪威的绅士，他对你专业知识特别感兴趣。他觉得你们彼此间也许能互相启发。你介意意见见他吗？”

“挪威？”我心中隐约浮现出这么一幅图景：白雪皑皑，林木滋润，中世纪式的经济。我知道有人民生活在那里，但很难理解为了什么。

^① 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参与起草了《独立宣言》,曾任第三任总统(1801—1809),任期内支持路易斯安那购地。

“他们被丹麦所统治，但在见到了我们美国的榜样之后，他们越发想要争取自身的独立了。他的名字很特别，叫作马格努斯·布拉德哈默^①——显然，这个名字来源于维京人^②——他的模样跟他的名号倒蛮匹配的。他是个古怪人物，有点像你。”

“我更愿意把自己看作一个独立特行者。”

“在我看来，你们俩都是……心胸豁达的，如果我们找到他的话，我将介绍你们认识。”

一个人小有名气之后就会被要求去结交他人，于是我耸了耸肩。但我一点也不急着去和一个挪威人讨论什么电（说实在的，我一直担心会泄漏出自己的浅薄无知），因此我就让我们止步于刚碰上的那首个娱乐活动上，那是一种叫作转盘或“小轮盘”的新型赌博设施。葆莱特正在那儿玩着。

法国人采用了一种英国设施并对它作了改进，加进了两种颜色，更多的数码，还有一张画有格子的台面，它提供了各种诱人的投注赢利的几率。你可以在随便什么东西上押注，从单一数目到半个轮盘的项目，从而玩起投注博彩的把戏。整个国家都扑到了这玩意儿上面，从恐怖年代以来，国人已沉迷于投机冒险，博取好运。我不像打牌那样玩很多的轮盘赌，因为其中没有多少技巧的成分，但我喜欢桌子周围那熙熙攘攘的欢快气氛，男人身上散发出的烟草和科隆香水的气味，女士们俯身前倾，撩拨起旁人朝她们长裙的袒胸部位投去一瞥，赌台侍者如击剑手般麻利地将筹码扒拉到一块儿。拿破仑对轮盘赌和女人们新的显摆作风感到不快，但他处置得相当聪明，对二者都不加禁止。

① 马格努斯·布拉德哈默(Magnus Bloodhammer)：其姓氏意为“带血的锤子”，作者取此姓带有隐喻的意味。

② 维京人(Viking)：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一个种族，8至11世纪曾劫掠过欧洲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并以造船和航海技术著称。